

异域
密码

羊行中/著

韩国 异闻录

新修订版

Korea
Ibunroku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异域
密码

羊行中/著

韩国 异闻录

新修订版

Korea
Ibunroku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域密码之韩国异闻录 / 羊行中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108-7775-9

I. ①异… II. ①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0421 号

异域密码之韩国异闻录

作 者 羊行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775-9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泰国、日本、印度，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

我和月饼的名字，变成了陌生的“南晓楼”“月无华”。冥冥之中，一只无形的手，随意捏弄着我曾经以为很平凡的人生。我不再相信命运，因为我根本没有命运；我也不想再探寻真相，因为这是一场根本没有结果的异域诡旅。古老国度的传说、恐怖的神秘事件，在我们的经历中越来越清晰，而“我们是谁？”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越来越模糊。

真相，似乎要和我们永远消失于汹涌的南印度洋。

我们就像那只可怜的“薛定谔之猫”，没有打开充满毒气的箱子之前，无人知道它到底是生还是死。

也许，这才是我们的命！

希望，韩国是一个结束。

真的——

结束!

结束之前，我要做一件事情!

寻找月无华!

| 目 录 |

前言	I
引子	001
第一章 狐归来兮	005
第二章 人疾偶	037
第三章 地铁婆婆	061
第四章 鬼发	095
第五章 魅音惑舞	125
第六章 青铜阴棺	155
第七章 参母	193
第八章 深水狐踪	215
尾声	233
番外篇：荒岛异闻录	239



引子

降落伞缓缓地向南印度洋飘落，我双手紧紧抓着绳子，努力克制着即将落入大海的恐惧。月饼距离我的位置大概有两百米，我们就像空中飘浮的一片树叶。我想喊几句硬气的话，坠落产生的气流顶进嘴巴，把肺里灌满冷空气，胸口憋得几乎要炸开。

飞机早已消失在天际，我心里多少有些欣慰：乘客们现在都醒了吧？到机场发现货物舱少了很多行李，不知道又该闹出什么幺蛾子了。管他呢，反正那些人都活下来了！

刚跳出飞机的时候，高空冷空气差点儿把我冻死。距离海面越来越近，空气回暖，这才觉得体内多了几丝人气。我活动着脖子四处望着，茫茫大海

除了水还是水，别说荒岛了，连轮船都看不见一艘，毫不故作地证明了灾难片里主角掉进海里必有荒岛或轮船的桥段纯属扯淡。

月饼控制着降落伞的方向挥手指向东南方，远看活脱脱一个提线木偶在空中对着我打招呼。

高空缺氧，脑子有些迷迷糊糊，这会儿多少灵光点了。我往东南方看去，阳光刺眼，什么也看不见。正琢磨着月饼到底是啥意思，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不会游泳！这下完了！不作死就不会死！

眼瞅着距离海面也就十来米，我把眼一闭：“月饼，刚才跳飞机的时候你就不能拦着我？你要是能活下来，记得每年小爷我的忌日来这里扔几瓶二锅头、几条红将军，顺便帮我烧个偶像的纸人。还有，跟月野说，别想我，找个好人家嫁了，只要别找黑羽就行，要不我做鬼也会常去看看他们。”

“这话留着你自己对她说吧。掉进海里别扑腾，全身放松，等我游过去！”月饼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对着伞绳来回割着，绳子被割断，月饼空中拧腰，居然摆了个跳水的姿势扎进海里，水花压得还很专业。几秒钟工夫，他从海水里钻了出来，玩儿命往我这里游，标准自由泳！我心说果然有些人注定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刚想调侃几句，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其实，我已经放弃了希望。而且我知道，月饼也活不了。我们，都会死在南印度洋。

“扑通！”我砸进了海里，坠落产生的反冲力几乎撞断膝盖，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鼻子、嘴里灌进海水，眼睛根本看不见东西，耳膜震得“嗡嗡”作响，只听见无数“咕噜咕噜”的气泡声绕来绕去。

我哪还顾得上“全身放松别扑腾”，手忙脚乱地四处抓着，居然钻出了海面。“月……”还没等我把“饼”字喊出来，海水就倒灌进嘴里。眼前白茫茫一片，勉强能看到月饼越来越近，我下意识地向他伸着手。忽然，海面如同煮开的沸水翻腾不已，鼓着山丘大小的水墩子，两米多高的浪头压向月饼，瞬间平复，雪白色的海沫静静地铺满海面，“啵啵”破裂。

我只觉得有股奇怪的力量，一边把我的身体往上顶，一边扯着我的双腿拉进海底。我挣扎着再次冒出海面，没有看到月饼，拖拽的力量把我扯进海

底，小腿肌肉撕裂般疼痛。我慢慢坠落，眼睛死死盯着晃动的海水，一串串气泡从嘴里漂出，裹着折射的阳光，旋动着上浮。

我知道这次是真的要死了：如果这是一本小说那该多好，主角是不会死的。对吧，月饼？也不知道阎王爷那里有没有二锅头，咱们喝几瓶再去投胎。

月饼，来生，英雄相见啊！

二

奇怪的声音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在耳边响来响去。我慢慢恢复了意识，全身火辣辣地痛，两只尖锐的钩子扣进脸皮，一只锥子狠狠地敲着颧骨。

我彻底痛醒了，刚睁开眼睛，一只巨大的鸟嘴冲着眼珠子啄了过来。我伸手抓住趴在脸上的海鸟，用力摔出。结果使大了劲，手腕撞到岩石，差点儿没辙了。

我愣了半天，难道是黄泉岸边专门吃魂魄里“五罪”的噬魂鸟？刺眼的阳光、起伏的海浪声、嶙峋的岩石告诉我，这还是阳间，而且是一座荒岛。

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漂到了一座岛上？！这玩笑开大了。我扳着岩石爬起，金黄色的沙滩长满挺拔的椰子树，不知名的亚热带绿色植物延伸至荒岛腹地的一座坟墓形状的高山，山顶冒着灰色烟雾。

我用力咬着嘴唇，生疼！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居然不是死亡前的幻觉。正胡思乱想，山腰传来奇怪的巨响，树林像是受到巨力冲击，乱糟糟的晃动。受惊的鸟群“哗啦啦”飞起，却被一根根无形的线拴住爪子，扑棱着翅膀停滞在空中。奇怪的声音又一次响起，鸟群凄厉地叫着，戛然而止，跌进林中。

“吧嗒吧嗒”，颜色鲜红的鱼群跃出海面，落进岩石堆，被尖锐的岩石贯穿身体，细细的肠子涌出，淌着绿色黏液。鱼嘴缓慢地张合，摆动的尾巴越来越无力……

“月饼！”我嘶声喊道。

没人回应。

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从裤兜滑出，落进岩石缝隙。我拾了起来，是块薄薄的满是弯弯曲曲花纹的铜板，中央位置刻着几个奇怪的圆圈横竖组成的图案——

“여우 돌아온 거지”

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这个铜板，是谁放进我兜里的？我是怎么到了这座岛？树林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我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第一章
狐归来兮



- 一、不要轻易相信你看见的东西；
- 二、不要轻易相信你听见的声音；
- 三、不要轻易相信你触摸的物品。

因为——

你怎么就能确定，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我握着一截树枝，对着晒干了水分的树干前后搓动，直到树干中央的凹槽因为摩擦产生的高温慢慢变黑，冒起白烟，引燃了放在凹槽前段的干苔藓。我小心地往火苗里慢慢放着早就准备好的干树叶，火势越来越旺，这才松了口气，放进几截木头。

“月饼，我去海边弄点盐块，你照看着火堆。”我拎起捆绑着磨得锋利的石条的长木棍，准备取盐的时候顺手叉条海鱼打打牙祭。

月饼枕着胳膊叼着根草枝望着天，懒洋洋应着声，往火堆里丢进一截木头。

我扛着鱼叉出了树林，沿途捡了几个椰子，用藤条缠住挂在腰间。别小看这几个椰子，椰汁解渴，椰肉充饥，椰壳做容器盛水放东西，实在是“荒岛求生第一赞”的好东西。赶上好日子，比如下了场雨能喝上新鲜淡水，酿的野果子终于酵出了酒，发现类似烟草植物可以当烟抽的时候，我们会下海摸几个牡蛎，把蛎肉和椰肉捣成糊糊盛满空椰壳，撒上海盐、野花椒粉，加几颗不知名但是味道极佳的蓝色小野果，塞几条肥硕的小海鱼，把椰壳闭合，用湿泥糊住，埋进土坑点起篝火，也就是焖半个来小时的工夫，挖出椰壳打开，焖熟的食材香气扑鼻，足够掉半斤口水。

在海边岩缝里抠了几块海盐，我坐在岩石上面歇口气，望着海浪层叠的南印度洋。极远处，海天交接一线，偶尔几只海豚跃出海面，惊得海鸟四处飞散，转瞬又恢复平静。我捡起石头用力扔出，大喊了几声，吐出压抑在胸口的闷气，才往树林走去。

沙滩上面端端正正摆着用椰子树干拼成的“SOS”，我停下脚步看了看，摇头苦笑。

漂到荒岛的第二天，我在不远处的海滩发现了昏迷的月饼，还好只是严重脱水，给他灌了几口椰汁，他的身体素质确实好，傍晚就恢复了意识。

“南瓜，你不赶紧去投胎待这里干吗？万一耽误了好时候，投进了畜生道，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这是月饼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哭又想笑。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荒岛已经生存了一年多。最初，还在沙滩点起篝火，两人轮流值班，指望着有过路的轮船救援。一开始月饼还很乐观，坐在岩石上耷拉着腿手搭凉棚：“这么多航船，说不定哪艘就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咱捞上去了。”我也“嘻嘻哈哈”没当回事，饿了捕鱼抓鸟摘果子挖野菜，渴了雨水椰汁搞不好还能发现个岛中湖，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饮食，想活多久活多久，大不了当几年鲁滨孙再重返人间还是好汉两条。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才意识到最可怕的不是放弃希望，而是七千多万平方米的印度洋，这种海岛起码有几万个，航船路过发现我们的概率等于在沙堆里找一粒沙子。

一个多月后，月饼望着慢慢熄灭的篝火：“看来是彻底回不去了。南瓜，你要好好活着，可别想不开跳了海，要不我找谁聊天儿？”

我本来还想难过一下应应景，转念一想“在哪活着不是活着”？这一年多的工夫转悠了泰国、日本、印度三个国家，经历的更是别人想都想不出来的事情，交了朋友（虽然黑羽不一定会承认），谈过恋爱（虽然月野不一定会承认），就算真是在印度洋交代了小命，也没啥遗憾。何况还有月饼斗嘴唠嗑解闷，总比自己在岛上闲死要强。

于是，我们在这个岛上过了整整一年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唯一的区别是虽说上衣早被树枝划得稀烂，还好牛仔裤不愧是牌子货，质量确实不错，不至于用树叶或者兽皮当裙子。

紧了紧挂在腰间的椰子，那块铜板掉落，半截插进沙滩。我俯身捡起，铜板表面早被摩挲得锃亮，映出蓬头垢面的一张脸。

望着山腰那片树林，我打了个寒战，用力甩着头，拼命把恐怖绝伦的经历忘记。我根本无法解释，无法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段经历实在太奇怪，奇怪到我甚至不愿相信发生过的一切都是真的。

“嘟……嘟……嘟……”伴着海浪的撞击声，远处传来沉闷的汽笛声！

我愣住了！慢慢转身，海平面移动着一个模糊的黑点，越来越近，是一艘轮船！我用力眨着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月饼举起火把夹着一堆枯草从林中跑了出来，点燃了枯草，一股浓烟顿时升起。

轮船越来越近，隐约能看到哨塔上面有人挥着旗子打旗语，我们连蹦带跳地挥手喊着，轮船到了距离海岛大概五十米的距离停住，放下一个救生艇，几个船员穿着救生衣划过来。

“月……月饼，”我用力把椰子、鱼叉往空中扔着，“我们得救了！”

“万一 是海盗船呢？”月饼摸了摸鼻子，“你能不能矜持点？”

二

估计是这一年人品攒得足够多，这艘船既不是海盗船也不是走私船，不过还是出乎意料。当船员划着救生艇抵岛，如果不是冒出几句“思密达”，我还真以为遇到了祖国亲人。就这样，我们遇到了一艘韩国游轮。

上了船直接被大副送进医护室，进行全身检查，接受葡萄糖静脉注射时，船长过来询问会不会英语。月饼反应倒是快，随便编了个“海洋漂流爱好者遭遇大风暴，船翻漂到荒岛”的借口搪塞过去。虽然船长不是很相信，估计看我们俩的模样也不像是海盗，板着脸交了几句“本着国际海上救援组织条例，务必要救援海难者，并且会提供医疗、食宿等必要生存需要。在公海领域，每个国家的游轮都属于本国领土，一旦被救援人出现危险行为，将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船长有权将被救援人进行囚禁，随船回国后交由本国政府处置”。

我和月饼听得云里雾里，没想到被救了还有这么多事情。万一瞅着谁不顺眼还不能随便吵嘴，牵扯两国关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我们还是对船长表示感谢，船长临走前微微一笑：“应该谢的人不是我。”

虽说这一年身体没什么问题，可是医护人员几乎寸步不离，随时监控着仪器上的生命迹象。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觉得全身轻松，困意袭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我透过舷窗能看到外面天色大亮，医护人员不知道去哪里了。月饼看上去好像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血丝，半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船长端着早餐进了医护室：“你的运气很好，韩国最有名的JK娱乐公司

在全国选拔的高校优等生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印度洋体验，准备从这些学生里选出有资质的签约培训，进军娱乐圈。一名学生用望远镜看海发现了你。”

“她才是你要感谢的人。”船长指着站在门口的女生。

我连忙下床，和月饼一起很认真地鞠躬。金贤珠一米六出头的身高，身材微胖，单眼皮，鼻梁旁边有几粒小小的雀斑，下巴微微外翘，与电视里看到的韩国美女截然不同。据说韩国学生不论男女，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容，搞不好过两年再见到的时候，她已经出落成“人造美女”。

金贤珠有些不好意思，用英文说了好几遍“不用谢”后走了，看来是个挺朴实的人。船长态度比昨天缓和许多：“我已经联系了救援飞机，大概在明天到达，把你送回韩国，再由中国大使馆进行身份确认，就可以回国了。”

我心里暗自庆幸，还好去印度的时候月饼留了个心眼儿，用的是假身份证，要不然这事算是闹大了。

船长吩咐船员安排了船舱，交代了餐厅的位置，随口说了句“这几天不知道哪个变态学生偷偷进洗衣间偷学生的内衣裤，要去调查调查”。我想跟着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又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也就算了。船长临走前对我说了句“如果觉得不舒服，随时到医护室检查”，搞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进了居住舱，我们又聊了几句，无非是在身世、大川雄二、月野、黑羽、印度的“斑嘎古堡”、我们的名字这几个话题上兜圈子。刚到荒岛时，我们几乎天天聊这个，后来放弃了还能回去的希望，干脆不聊了。如今被救了，话题自然又回来了。聊了半上午也没找出什么头绪，我想起船长那句话，月饼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久没有盖着被子在床上睡觉，全身舒服得要散架。眼看到了中午也不觉得饿，我索性又蒙头大睡，一觉睡到晚饭时间，月饼把我喊醒，才晃晃悠悠出门去餐厅。

餐厅里满是“嘻嘻哈哈”聊天儿的男女学生，有几个相貌气质出众的学生估计已经被JK娱乐公司选上，身边围了不少人高谈阔论，憧憬着未来几年成为风靡亚洲的“欧巴”和“女神”。

金贤珠很安静地坐在角落和一个男学生边吃饭边低声交流，看样子两人像是小情侣。我想过去打个招呼，被月饼使了个眼色拦住了。

想想也是，这种温馨的二人世界还是不要打扰的好。

估计全船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那几个被同学捧臭脚的学生以一副救世主的眼神瞥着我们，像在动物园看动物般指指点点。我们装没看见，闷头吃饭。韩国菜以辣、酱、汤、熏、炖为主，游轮厨师的手艺确实不错，几盘精致小菜色香味俱佳。我们正吃得起劲，一个帅气的男生指着金贤珠和她男朋友说了几句话，引得身边人“哈哈”大笑。

男学生皱着眉，几次想说话，金贤珠神色有些慌张，摁住他的手摇着头。帅气男生更加得意，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从兜里掏出大把韩元，随手撒在桌上。围观的学生们更加兴奋，吹着口哨鼓着掌。在他身边的长发女学生更过分，挎着帅气男生的胳膊，挺着异常夸张的胸部“咯咯”笑着。

帅气男生指指自己的脸，又指着金贤珠和男学生的脸，一副“你们居然有资格上这条船，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的骄傲神色。

金贤珠脸涨得通红，低着头眼泪直打转，她用力咬着嘴唇，强忍着不哭出来。男学生噌地站起来，拳头握的“咯咯”直响。帅气男生嘴角挂着微笑，双手抱在胸前，一脸不在乎。

我实在忍不住，胸口一股闷气堵着，起身准备教训教训帅气男生。

“坐下！”月饼低声吼道。我有些意外，月饼平时总是摆出冷冰冰“万事不关心”的臭脸，其实骨子里比谁都热血。现在他居然叫我“坐下”，难道真的担心闹了事被监禁？

“大不了继续回岛上当鲁滨孙，”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金贤珠可是救了咱们的命。”

月饼没吭气，生拖硬拽架着我出了餐厅，身后传来阵阵哄笑。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恨不得一拳抡上月饼那张扑克脸。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月饼扶着船舷，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泛着青白色，“漂亮的比丑陋的有优势；瘦的比胖的有优势；高个子比矮个子有优势。”

我没想到月饼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你的意思是除了外在，没有内在的公道了？”

月饼一拳把纯钢船舷砸得“嗡嗡”作响，甩甩手指着心脏：“当然有！”

公道就在这里！但是南瓜你想过没有？男孩不经历屈辱和磨难，怎么成长为男人？今天我们可以帮他，以后呢？你能保证天天保护他，有人欺负就帮忙吗？这件事如果他自己解决不了，一辈子都成不了男人！你帮他，其实是毁了他！”

迅猛的海风吹过，鼻腔灌满咸腥的海水味道，有些发酸。我承认月饼说的有道理，心里却无法接受。

“每个人都是英雄！只要他内心足够强大！”月饼眺望着大海，“平静的大海，也会爆发摧毁一切的海啸啊。”

三

餐厅门被推开，金贤珠扶着男学生走出来，眼角带着泪痕。男学生的衣服扯了几个口子，右眼眶乌青，显然是挨了打，但是脊梁笔挺，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将军，骄傲豪迈。

我承认，月饼是对的！

两个人没有看我们，径自走进船舱。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也许把我们当成胆小怕事没有正义感的人了。

进船舱前，男学生忽然回过头，对我微微一笑，怨毒的眼神让我心里发冷。

他到底会成为英雄，还是恶魔？

“我刚才想出手的，”月饼从始至终都没有转身，“可是我做不到。”

我仍在纠结刚才的事情，完全没听出月饼这句话的反常。

天色已黑，海风越来越冷，甲板上三三两两的学生回了船舱。想想昨天还在海岛捕鱼，今天却在韩国游轮上面吹海风，不由得感慨造化弄人。

“南瓜，你不觉得这艘船的造型有些奇怪吗？”月饼背靠着船舷，指着最上层的船舱。

“嗯，你不说我还注意到。”我顺着月饼指的方向看去，“你这疑神疑鬼的态度确实不对劲。”

“你能不能正经点？”月饼皱着眉摸了摸鼻子，“也就你这么没心没肺